



## 六十二岁老妇被防暴警察毒打

漠河市 62 岁的里玉书女士，坚持修炼法轮功，被中共非法判刑十二年，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了九年多的迫害，曾被关押在小号，曾被六次隔离。她绝食反迫害近七年，被迫害的瘦骨嶙峋，现在每天都捆绑。

里玉书，原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教委书记，1996 年修炼法轮功后，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，身心健康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她与其他修炼法轮功的群众一样，遭到中共邪党人员迫害。2002 年 5 月，里玉书被非法判刑十二年。2003 年 1 月，被劫持至女子监狱集训监区，3 月从集训监区又被劫持至一大队。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十监区（又称病犯监区）。

以下是里玉书自述近期遭受的迫害：

2011 年 2 月 16 日（中国传统新年的正月十四）早，副狱长包锐、狱政科长陶淑萍和科长崔红梅、赵丽莎等一伙人，来到十监区。在包锐的唆使之下，防暴队的恶警，三十岁的小伙子，对我连踢带打，并用脚狠狠地踩我的身体，用胶带

在我的嘴上缠了好几圈，又将我的手背过身后去，将我的衣服和裤子连扒带剪扒下来。我所有的衣服，无论冬天还是夏天穿的，内衣和外衣，全部被她们抢走。防暴警察毫无人性的对我这个 62 岁的老年妇女行恶，踢我，凶狠地踩我，许多看到的犯人都气愤不已。

2 月 30 日下午，病犯监区长赵惠华唆使刑事犯打手毒打我，她们打完我，又喊王珊珊（十一监区的犯人打手，二十八岁）过来，打我耳光，用毛巾塞嘴，又用胶带缠数道，并说：“我打过的人没有不老实的……”李英利、邢国辉象疯了似的，掐我的嘴，嘴被他们掐破了，顿时肿了起来，疼痛难忍。

3 月 3 日，狱长白英贤到女子监狱住院处来“看”我，把原来的两个包夹（协助迫害的犯人）换成了四个包夹，她们是刑事犯李玉波、刑国辉、王淑贤、白玉明。监道长杨秋香告诉白英贤给我穿上写有“犯”字的衣服侮辱我。接着，刑事犯高福艳拿着束缚带绑我，说是狱长批准的。因为几年的迫害，我已是骨瘦如柴。为了把我捆得紧一些，高福艳把束缚带，重新扎了几个眼，我经常被捆得紧紧



▲ 酷刑演示：野蛮殴打

的，我的手和脚被勒得发紫。因为捆得过紧，有时他们解束缚带时都很费劲，没有一点活动余地。

4 月 16 日，大队长赵小帆又带着刑事犯高福艳来捆我，高福艳常借强行给我穿犯服的机会，下狠手打我，有时用胳膊肘撞我；有时抓住我小腿往床栏上猛地用力撞，使我疼痛难忍，过后行走困难，腿伤一个多月都不好；她有时抓住我的头发用力往栏杆上撞；有时抓住我两腿倒控过来，将脚绑在床栏上，再揪着头发捆绑；她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，令她的同伙都震惊地目瞪口呆，不敢看。

5 月 30 日，几个刑事犯把我劫持到大组一组，现在每天我都被捆绑。◇

## 教委副主任被迫害致死

大兴安岭地区韩家园林业局教委副主任、法轮功学员李雅茹，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，患白血病，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离世，年仅 48 岁。

李雅茹修大法后身体变化非常大，没有病很健康，而且很年轻，乍一看只有三十岁。她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教育工作，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，按真、善、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工作兢兢业业，尊师重教，是学校公认的好老师，后被提拔为中学副校长，在学校公开投票选举校长竞选中，票数第

一，遥遥领先，但当局却以她修炼法轮大法为理由让他顶替了校长的位置，李雅茹被安排在教育局副主任闲职。

2008 年 7 月 27 日晚，李雅茹在家中被绑架，后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，并开除公职。2009 年 4 月 27 日李雅茹等七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女子监狱迫害。在高压迫害下，李得了白血病，后被家人保外就医，因没得到及时治疗，精神压力很大，今年 7 月 20 日含冤而去。◇

### ◎佳木斯监狱恶警倒霉事相继而来

王德鹏，男，佳木斯监狱恶警，曾任狱政科科长，监区长等职，此人很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，给自己种下恶果，招来一系列倒霉事：他突然中风，嘴眼歪斜；在任病号监区监区长时，所在监区病人逃跑，他险些掉职；接着，他再次违法被掉职。倒霉事相继而来，绝非偶然。

### ◎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一监区副监区长夏凤英东窗事发

夏凤英，女，女子监狱一监区副监区长，她主管迫害法轮功时，指使恶人迫害法轮功学员，给法轮功学员实施上大挂酷刑（吊起后，脚不着地）。2007 年初因为勒索受贿东窗事发，被有关部门带走投进看守所，据说家里花了许多钱买通官员才平息此事。

## 两男警骑在巴丽江身上“剃鬼头”

2002年，巴丽江因修炼法轮功在海林市被非法判刑九年。2003年9月份，巴丽江被劫持到女子监狱。2011年2月，监狱副狱长包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唆使两男恶警骑在巴丽江身上“剃鬼头”。

巴丽江，今年44岁，家住虎林市。她曾患有心脏病、乙肝、胆囊炎、神经衰弱，经常整夜都无法入睡。修炼法轮功后不久，身体上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，因此一直坚持修炼，在女子监狱九年的非法关押中，巴丽江曾多次被毒打、关禁闭、上吊挂；长期遭迫害性灌食，受尽了折磨。

### ● 刑事犯说：“这是真正的土匪”

2011年2月16日上午10点多钟，副狱长包锐、狱政科长陶淑萍和科长崔红梅、赵丽莎等一伙人，来到十监区。开监栏门后，进到监室，包锐问其他刑事犯：法轮功学员是哪个床。当时，巴丽江正坐在床上绣十字绣，听到说话声时，恶警们已经到巴丽江的床前。

恶警先是让巴丽江下床，巴丽江没有动，恶警就指使犯人拽巴丽江，屋里的许多犯人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，不愿意协同迫害。恶警就上外边找来王淑贤、杨平等几个恶人拽巴丽江，然后开始翻床，翻的一片狼藉，没什么可拿的，陶淑萍看中了她的十字绣，就把她的十字绣抢走（一米三的十字绣，几乎都要绣完了），连绣的线一起抢去，同时掠走的还有一个计算器（质量很好）。恶警见什么好就抢什么，私底下，刑事犯都骂她们是强盗。

接着，陶淑萍没事找事说巴丽江的头发长，违纪。包锐打电话找来了三个恶警，女警赵丽莎和两个男警，三人强行拽、按巴丽江，巴丽江被按在地上，两个男人竟无耻地骑在她身上。包锐唆使一名刑事犯剪巴丽江的头发，此人不忍心下手。赵丽莎抢过剪子就给巴丽江乱剪一通，一个男恶警说：给她剃鬼头，贴头皮剪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此男恶警如此狠毒，剪子都不允许，一下就把他手给伤了，流了很多血。

面对这种无理的迫害，事后，刑

事犯都骂他们：“这是真正的土匪”，好多刑事犯都留下了同情的泪水，还有很多犯人都来关心的问候巴丽江。

### ● 十监区赵惠华、赵晓帆带头，天天捆绑多名法轮功学员

3月23日，监狱迫使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得“码小凳”（见右图），不能动。在车间进行生产的刑事犯被调回监室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。

监狱以挣分、减刑为诱饵，胁迫刑事犯迫害法轮功学员。在十监区监区长赵惠华的唆使下，副监区长赵晓帆坐镇，刑事犯给巴丽江、里玉书、赵必旭、李佩贤、曹迎春、张丽等法轮功学员强行穿囚服。

巴丽江在女子监狱受迫害达九年之久，被长期禁止到户外活动，再加上监狱周期性地制造迫害，巴丽江的身体与心理都受到极大的摧残，半身麻木。

每天早晨八点多，巴丽江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强行穿上囚服，恶人用束缚带把巴丽江两手绑在床上，再用胶带固定住，直到晚上八点才放开，期间上厕所都要请示，恶警不批准，恶犯就不打开。巴丽江身体的旧伤还没有好，又被整天铐着，致使腰椎受到压迫，双腿浮肿。现巴丽江已离开黑窝一个多月了，双腿脚还是浮肿胀痛。

### ● 女监实施“吊水房”、“捆绑”、“码小凳”、“小号”等迫害法轮功学员

2005年4月末，原七监区现在称为四监区，监区长康亚珍及恶警吴雪松、崔艳和林佳等，把法轮功学员张艳华、管凤兰、史凤丽、卢美荣、王金月、刘洪霞等每天吊在水房（双手铐在水房一点四米左右的水管子上，只能保持站立的姿势。），到晚上不许睡觉。

有一天早上，九点左右，巴丽江等六、七个法轮功学员就被吊水房，到晚饭时，才把她们放下来上厕所。为了抵制迫害，巴丽江等几人拒绝吃饭，恶犯就又要吊她们。巴丽江拽着刑事犯不让吊其他法轮功学员，有一个犯人用脚踢她肚子。



▲ “码小凳”模拟图

第二天，恶警以巴丽江“难管”为由劫持到小号迫害。小号的屋里阴冷潮湿，巴丽江的双手二十四小时被用手铐铐着，双手都被铐肿了。为抵制迫害，她绝食两个月，才被从小号放出来。

绝食时，恶犯给巴丽江野蛮灌食，刑事犯李杰往粥里放盐量多出正常量十倍，这样的食物灌进肚里可想而知，每天被强行插管灌食三遍，导致身体极度虚弱，血压很低，低压仅四十毫米汞柱。

当巴丽江绝食五个月的时候，巴丽江被劫持到一监区。半个月后，康亚珍把巴丽江劫持回七监区。巴丽江拒绝回七监区，康亚珍唆使几个刑事犯抓住巴丽江，背着就跑，导致巴丽江胸前的软组织受伤，天天发低烧，半个多月后才好。

2006年10月28日，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半，恶警强迫法轮功学员“码小凳”，或采用束缚带捆绑，同时不让上厕所，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华小娟因不让上厕所导致患上很严重的尿道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还限制她上厕所。这种酷刑折磨，在七监区一直持续到零九年才结束。

2007年6月，由于长期码小凳，不让活动，巴丽江的颈椎出现了问题，头抬不起来，右腿和胳膊都剧痛。恶警董丽华还用束缚带捆绑巴丽江好几天。

直到巴丽江离开黑窝的头几天，才停止迫害巴丽江。别的法轮功学员现在仍旧在迫害之中。◇